

叶君健全集

第十五卷 安徒生童话(四)



清华大学出版社

叶君健全集

第十五卷 安徒生童话(四)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第十二卷至十五卷出版说明

叶君健翻译安徒生童话，前后经历了四十余年。他是直接从丹麦原文（并参考英、法文权威译本）翻译的。译作是世界公认的优秀译本之一。叶君健因此获得“丹麦国旗勋章”奖。

《安徒生童话》（起初并不是“全集”）的中文译作，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的，版本众多。

这次将《安徒生童话全集》编入作家全集，得到了叶君健本人的支持。目录顺序是他确定的，收入“译后”和附录文章是他同意的。译文采自《安徒生童话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二月版，“译后”采自《新注全本安徒生童话》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六月版（经叶老同意，“译后”文字上略有修改）。

目 录

烂布片	1
两个海岛	4
谁是最幸运的	7
树精	11
家禽格丽德的一家	31
蓟的遭遇	43
创造	47
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	50
彗星	53
一星期的日子	57
阳光的故事	60
曾祖父	63
烛	68
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	71
全家人讲的话	75
舞吧,舞吧,我的玩偶	78
请你去向牙买加的女人	80
海蟒	82
跳蚤和教授	91
老约翰妮讲的故事	95
开门的钥匙	108
跛子	118
牙痛姑妈	126

老上帝还没有灭亡	136
神方	138
寓言说这就是你呀	141
哇哇报	142
书法家	145
纸牌	146
园丁和主人	150
幸运的贝儿	157
穷女人和她的小金丝鸟	226
乌兰纽斯	228
安徒生童话的翻译	
——代后记	230
安徒生传略	234
安徒生的童话创作	282



烂布片



在造纸厂外边,有许多烂布片堆成垛。这些烂布片都是从东西南北各个不同的地方来的。每个布片都有一个故事可讲,而布片也就讲了。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每个故事都听一听。有些布片是本地出产,有些是从外国来的。

在一块挪威烂布的旁边躺着一块丹麦烂布。前者是不折不扣的挪威货,后者是百分之百的丹麦产。每个地道的丹麦人或挪威人会说:这正是两块烂布的有趣之处。它们都懂得彼此的话语,没有什么困难,虽然它们的语言的差别——按挪威人的说法——比得上法文和希伯来文的差别。“为了我们语言的纯洁,我们才跑到山上去呀。”丹麦人只会讲些乳臭未干的孩子话^①!

两块烂布就是这样高谈阔论——而烂布总归是烂布,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里都是一样。除了在烂布堆里以外,它们一般是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

“我是挪威人!”挪威的烂布说。“当我说我是挪威人的时候,我想我不需再作什么解释了。我的质地坚实,像挪威古代的花岗岩一样,而挪威的宪法是跟美国自由宪法一样好!我一想起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就感到全身舒服,就要以花岗岩的尺度来衡量我的思想!”

“但是我们有文学,”丹麦的烂布片说。“你懂得文学是什么吗?”

“懂得?”挪威的布片重复着。“住在洼地上的东西!^②难道你这个烂东西需要人推上山去瞧瞧北极光吗^③?挪威的太阳把冰块融化了以后,丹麦的水果船就满载牛油和干奶酪到我们这儿来——我承认这都是可吃的东

① 事实上丹麦和挪威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也属于同一个种族。这儿安徒生故意讽刺两个邻邦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② 丹麦是一块平原,没有山。

③ 北极光是北极圈内夏天发出的一种奇异的光彩,非常美丽,但是只有在高处才能看得见。

西。不过你们同时却送来一大堆丹麦文学作为压仓货！这类东西我们不需要。当你有新鲜的泉水的时候，你当然不需要陈啤酒的。我们山上的天然泉水有的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当作商品卖过，也没有什么报纸、经纪人和外国来的旅行家把它喋喋不休地向欧洲宣传过。这是我从心眼里讲的老实话，而一个丹麦人应该习惯于听老实话的。只要你将来有一天作为一个同胞的北欧人，上我们骄傲的山国——世界的顶峰——的时候，你就会习惯的！”

“丹麦的烂布不会用这口气讲话——从来不会！”丹麦的烂布片说。“我们的性格不是这个样子。我了解我自己和像我这样子的烂布片。我们是一种非常朴素的人。我们并不认为自己了不起。但我们并不以为谦虚就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只是喜欢谦虚：我想这是很可爱的。顺便提一句，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完全可以知道我的一切优点，不过我不愿意讲出来罢了——谁也不会因此而来责备我的。我是一个温柔随便的人。我耐心地忍受着一切。我不嫉妒任何人，我只讲别人的好话——虽然大多数人是没有什么好话可说的，不过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笑笑他们。我知道我是那么有天才。”

“请你不要用这种洼地的、虚伪的语言来跟我讲话吧——这使我听了作呕呀！”挪威布片说。这时一阵风吹来，把它从这一堆吹到那一堆上去了。

它们都被造成了纸。事又凑巧，用挪威布片造成的那张纸，被一位挪威人用来写了封情书给他的丹麦女朋友；而那块丹麦烂布成了一张稿纸，上面写着一首赞美挪威的美丽和力量的丹麦诗。

你看，甚至烂布片都可以变成好东西，只要它离开了烂布堆，经过一番改造，变成真理和美。它们使我们彼此了解；在这种了解中我们可以得到幸福。

故事到此为止。这故事是很有趣的，而且除了烂布片本身以外，也不伤任何人的感情。

一八六九年

[译后]

这篇作品，发表在一八六九年哥本哈根出版的《丹麦大众历书》上。安徒生写道：“这篇故事是在它发表前八年、十年写成的。那时挪威文学没有

像现在那样的创造性、重要性和多样性。边生、易卜生、约纳斯·李埃和麦达林·多列生都不为人所知，而丹麦的诗人又常常被批判——甚至奥伦施勒格也不幸免。这使我很恼火，我觉得有必要通过某种讽刺小品说几句话。一个夏天，当我正在西尔克堡与贾克·德鲁生度假的时候，我每天看见他的造纸厂堆砌起来的大批垃圾。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关于垃圾的故事，人们说它写得滑稽。我则发现它只是滑稽而无诗味，因此把它放在一边。几年后这种讽刺似乎不大合适。于是，我又把它拿出来。我的挪威和丹麦的朋友督促我把它发表，因此我在一八六八年就把它交给《丹麦大众历书》。”这样，讽刺便变成了歌颂：“它们都被造成了纸。事又凑巧，用挪威布片造成的那张纸，被一位挪威人用来写了封情书给他的丹麦女朋友；而那块丹麦烂布成了一张稿纸，上面写着一首赞美挪威的美丽和力量的丹麦诗。”



两个海岛

在瑟兰海岸外，在荷尔斯坦堡皇宫的对面，从前有两个长满了树的海岛：维诺和格勒诺。它们上面有村庄、教堂和田地。它们离开海岸不远，彼此间的距离也近。不过现在那儿只有一个岛。

有一天晚上，天气变得非常可怕。海潮在上涨——在人们的记忆中它从来没有这样涨过。风暴越来越大。这简直是世界末日的天气。大地好像要崩塌似的。教堂的钟自己摇摆起来，不需要人敲就发出响声。

在这天晚上，维诺沉到海里去了；它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但是后来在许多夏日里，当潮落了、水变得清平如镜的时候，渔人就驾着船出海，在火把的亮光中捕鳕鱼。这时他的锐利的眼睛可以看到水里的维诺和它上面白色的教堂塔以及高高的教堂墙。“维诺在等待着格勒诺，”——这是一个传说。他看到了这个海岛，他听到下面教堂的钟声。不过在这点上他可是弄错了，因为这不过是经常在水上休息的野天鹅的叫声罢了。它们的凄惨的呼唤听起来很像远处的钟声。

有个时候，住在格勒诺岛上的老年人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风暴，而且还能记得他们小时在潮退了的时候，乘着车子在这两岛之间来往，正如我们现在从离开荷尔斯坦堡宫不远的瑟兰海岸乘车子到格勒诺去一样。那时海水只达到车轮的半中腰。“维诺在等待着格勒诺”，人们这样说，而这种说法大家都信以为真。

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在暴风雨之夜里喜欢躺在床上想：今天晚上维诺会来把格勒诺接走。他们在恐惧中念着《主祷文》，于是便睡着了，做了一些美丽的梦。第二天早上，格勒诺和它上面的树林和麦田、亲热的农舍和蛇麻园，仍然是在原来的地方。鸟儿在唱歌，鹿儿在跳跃。地鼠不管把它的地洞打得多么远，总不会闻到海水的。

然而格勒诺的日子是已经到头了。我们不能肯定究竟还有多少天，但

是日期是确定了：这个海岛总有一天早晨会沉下去的。

可能你昨天还到那儿的海滩上去过，看到过野天鹅在瑟兰和格勒诺之间的水上漂，一只鼓满了风的帆船在树林旁掠过去。你可能也在落潮的时候乘着车子走过，因为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路。马儿在水里走，水溅到车轮子上。

你离开了。你可能踏进茫茫的世界里去；可能几年以后你又回来：你看到树林围绕着一大片绿色的草场。草场上的一个小农舍前面的干草堆发出甜蜜的气味。你在什么地方呢？荷尔斯坦堡官和它的金塔仍然立在那儿。但是离开海却不再是那么近了；它是远远地在内地。你穿过树林和田野，一直走到海滩上去——格勒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你看不见那个长满了树的岛；你面前是一大片海水。难道维诺真的把格勒诺接走了吗——因为它已经等了那么久？这件事情是在哪一个暴风雨之夜发生的呢？什么时候的地震把这古老的荷尔斯坦堡官迁移到内地这几万鸡步^①远呢？

那不是发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而是发生在一个明朗的白天。人类的智慧筑了一道抵抗大海的堤坝；人类的智慧把积水抽干了，使格勒诺和陆地联到一起。海湾变成长满了草的牧场，格勒诺跟瑟兰紧紧地靠在一起。那个老农庄仍然是在它原来的地方。不是维诺把格勒诺接走了，而是具有长“堤臂”的瑟兰把它拉了过来。瑟兰用抽水筒呼吸，念着富有魔力的话语——结婚的话语；于是它得到了许多亩的土地作为它结婚的礼品。

这是真事，有纪录可查。格勒诺这个岛现在不见了。

一八六七年

[译后]


这篇小故事发表于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在哥本哈根出版的《费加罗》周刊上。一八六七年安徒生住在荷尔斯坦堡城堡中。他参加了一个新年的晚宴。有好几位工程师也被从哥本哈根请来参加，为的是讨论把格勒诺岛与陆地联结起来的计划。安徒生在他一八六七年一月三日的日记上写道：“参加晚宴的工程师们一清早就和公爵离开了，为的是探讨把格勒诺岛与瑟兰联起来的可能性。结果是，不像传说中所讲的那样，并不是维诺岛把格勒

^① 鸡步(Hanefjed)即公鸡所走的一步的距离。


诺岛拉走。我把这情节记了下来。在餐桌上我建议大家干一杯,祝贺这段婚姻——它的嫁妆是一大片新获得的土地。”

“人类的智慧筑了一道抵抗大海的堤坝;人类的智慧把积水抽干了,使格勒诺和陆地联到一起。海湾变成长满了草地的牧场,格勒诺跟瑟兰紧紧地靠在一起。”安徒生永远是那么热情地歌颂科学和文化。是人所创造的知识在推动世界前进,把人类引向高级的境界。





谁是最幸运的



“多么美丽的玫瑰花啊!”太阳光说。“每一朵花苞将会开出来,而且将会是同样的美丽。它们都是我的孩子!我吻它们,使它们获得生命!”

“它们是我的孩子!”露水说。“是我用眼泪把它们抚养大的。”

“我要认为我是它们的母亲!”玫瑰篱笆说。“你们只是一些干爸爸和干妈妈。你们不过凭你们的能力和好意,在它们取名时送了一点礼物罢了。”

“我美丽的玫瑰孩子!”他们三位齐声说,同时祝福每朵花获得极大的幸运。不过最大的幸运只能一个人有,而同时也必定还有一个人只得到最小的幸运;但是它们中间哪一个是这样呢?

“这个我倒要了解一下!”风儿说。“我什么地方都去,连最小的隙缝也要钻进去。什么事情的里里外外我都知道。”

每朵盛开的玫瑰花听到了这话,每一个要开的花苞也听到了这话。

这时有一个悲愁的、慈爱的、穿着黑丧服的母亲走到花园里来了。她摘下一朵玫瑰。这朵花正是半开,既新鲜,又丰满。在她看来,它似乎是玫瑰花中最美丽的一朵。她把这朵花拿到一个清静无声的房间里去——在这儿,几天以前还有一个快乐年轻的女儿在蹦蹦跳跳着,但是现在她却僵直地躺在一个黑棺材里,像一个睡着了的大理石像。母亲把这死孩子吻了一下,又把这半开的玫瑰花吻了一下,然后把花儿放在这年轻女孩子的胸膛上,好像这朵花的香气和母亲的吻就可以使得她的心再跳动起来似的。

这朵玫瑰花似乎正在开放。它的每一片花瓣因了一种幸福感而颤抖着,它想:“人们现在给了我一种爱情的使命!我好像成了一个人间的孩子,得到了一个母亲的吻和祝福。我将走进一个未知的国度里去,在死者的胸膛上做着梦!无疑地,在我的姊妹之中我要算是最幸运的了!”

在长着这棵玫瑰树的花园里,那个为花锄草的老女人走过来了。她也注意到了这棵树的美;她的双眼凝视着一大朵盛开的花。再有一次露水,再

有一天的温暖，它的花瓣就会落了。老女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就觉得，它既然完成了美的任务，它现在也应该有点实际的用处了。因此她就把它摘下来，包在一张报纸里。她把它带回家来，和一些其他没有叶儿的玫瑰花放在一起，成为“混合花”被保存下来；于是它又和一些叫薰衣草的“蓝小孩”混在一起，用盐永远保藏下来！只有玫瑰花和国王才能这样^①。

“我是最光荣的！”当锄草的女人拿着它的时候，玫瑰花说。“我是最幸运的！我将被保藏下来！”

有两个年轻人到这花园里来，一个是画家，一个是诗人。他们每人摘下了一朵最好看的玫瑰花。

画家把这朵盛开的玫瑰花画在画布上，弄得这花以为自己正在照着镜子。

“这样一来，”画家说，“它就可以活好几代了。在这期间将不知有几百万朵玫瑰花会萎谢，会死掉了！”

“我是最得宠的！”这玫瑰花说，“我得到了最大的幸福！”

诗人把他的那朵玫瑰看了一下，写了一首歌颂它的诗——歌颂他在这朵玫瑰的每片花瓣上所能读到的神秘：《爱的画册》——这是一首不朽的诗。

“我跟这首诗永垂不朽了，”玫瑰花说。“我是最幸运的！”

在这一丛美丽的玫瑰花中，有一朵几乎被别的花埋没了。很偶然地，也可能算是很幸运地，这朵花有一个缺点——它不能直直地立在它的茎子上，而且它这一边的叶子跟那一边的叶子不相称：在这朵花的正中央长得有一片畸形的小绿叶。这种现象在玫瑰花中也是免不了会发生的！

“可怜的孩子！”风儿说，同时在它的脸上吻了一下。

这朵玫瑰以为这是一种祝贺，一种称赞的表示。它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它的正中心长出一片绿叶，正表现出它的奇特。一双蝴蝶飞到它上面来，吻了它的叶子。这是一个求婚者；它让他飞走了。后来有一只粗暴的大蚱蜢到来了；他四平八稳地坐在另一朵玫瑰花上，同时自作多情地把自己的胫骨擦了几下——这是蚱蜢的表示爱情的一种方式。被他坐着的那朵玫瑰花不懂得这道理；可是这朵与众不同的、有一片小绿叶的玫瑰懂得，因为蚱蜢在看它——他的眼色似乎在说：“我可以爱得把你一口气吃

^① 古代的国王，特别是埃及的国王，死后总是用香膏和防腐剂制成木乃伊被保藏下来。

掉！”不管怎么热烈的爱情也超过不了这种程度，爱得被吸收到爱人的身体里去！可是这朵玫瑰倒不愿被吸收到这个蚱蜢的身体里去。

夜莺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唱着。

“这是为我而唱的！”那朵有缺点，或者那朵与众不同的玫瑰花说。“为什么我在各方面都要比我的姊妹们特别一些呢？为什么我得到了这个特点，使我成为最幸运的花呢？”

两位抽着雪茄烟的绅士走到花园里来。他们谈论着玫瑰花和烟草：据说玫瑰经不起烟熏；它们马上会失掉它们的光彩，变成绿色；这倒值得试一试。他们不愿意试那些最漂亮的玫瑰。他们却要试试这朵有缺点的玫瑰。

“这是一种新的尊荣！”它说，“我真是分外的幸运，非常地幸运！”

于是它在自满和烟雾中变成了绿色。

有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可能是玫瑰树上最漂亮的一朵——在园丁扎得很精致的一个花束里占了一个首要的位置。它被送给这家那个骄傲的年轻主人，它跟他一起乘着马车，作为一朵美丽的花儿，坐在别的花儿和绿叶中间。它参加五光十色的集会：这儿男人和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无数的灯光中射出光彩。音乐奏起来了。这是在照耀得像白昼一般的戏院里面。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一位有名的年轻舞蹈家跳出舞台，一连串的花束，像花的雨点似的向她的脚下抛来。扎得有那朵像珍珠一样美丽的玫瑰花束也落下来了；这朵玫瑰感到说不出的幸运，感到它在向光荣和美丽飞去。当它一接触到舞台面的时候，它就舞起来，跳起来，在舞台上滚。它跌断了它的茎子。它没有到达它所崇拜的那个人手中去。而却滚到幕后去了。道具员把它捡起来，看到它是那么美丽，那么芬芳，只可惜它没有茎子。他把它放在衣袋里。当他晚间回到家来的时候，他就把它放在一个小酒杯里；它在水里浸了一整夜。大清早，它被放到祖母的面前。又老又衰弱的她坐在一个靠椅里，望着这朵美丽的、残破的玫瑰花，非常欣赏它和它的香气。

“是的，你没有走到有钱的、漂亮的小姐桌子旁边去；你倒是到一个穷苦的老太婆身边来了。不过你在我身边就好像一整棵玫瑰花树呢。你是多么可爱啊！”

于是她怀着孩子那么快乐的心情来望着这朵花。当然，她同时也想起了她消逝了很久的那个青春时代。

“窗玻璃上有一个小孔，”风儿说，“我很轻松地钻进去了。我看到了这个老太婆发出青春的光彩的眼睛；我也看到了浸在酒杯里的那朵美丽的、残破的玫瑰花。它是一切花中最幸运的一朵花！我知道这！我敢于这样说！”

花园里玫瑰树上的玫瑰花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每朵玫瑰花相信，同时也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而这种信心也使得它们幸福。不过最后的那朵玫瑰花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

“我比大家活得最久！我是最后的、唯一的、妈妈最喜爱的孩子！”

“而我却是这些孩子的妈妈！”玫瑰篱笆说。

“我是它们的妈妈！”太阳光说。

“我是的，”风儿和天气说。

“每个人都有份！”风儿说，“而且每个人将从它们那里得到自己的一份！”于是风儿就使叶子在篱笆上散开，让露水滴着，让太阳照着。“我也要得到我的一份，”风儿说。“我得到了所有玫瑰花的故事；我将把这些故事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传播出去！请告诉我，它们之中谁是最幸运的？是的，你们说呀；我已经说得不少了！”


一八六八年

[译后]

这篇作品，最初发表在哥本哈根出版的一八六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的《新闻画报》上。“谁是最幸运的？”安徒生提出这个问题。他在答案中否定了这个“最”字。“每个人都有份，而且每个人将从它们那里得到自己的一份。”这也是安徒生所具有的民主主义精神的一种表现。



树 精



我们旅行去，去看巴黎的展览会。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是一次飞快的旅行，但是并非凭借什么魔力而完成的。我们是凭着蒸汽的力量，乘船或坐火车去的。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童话的时代。

我们现在是在巴黎的中心，在一个大旅馆里面。整个的楼梯上都装饰得有花；所有的梯级上都铺满了柔软的地毯。

我们的房间是很舒服的；阳台的门是朝着一个宽大的广场开着的。春天就住在那上面。它是和我们乘车子同时到来的。它的外表是一株年轻的大栗树，长满了新出的嫩叶子。它的春天的新装是多么美丽啊！它穿得比广场上任何其他的树都漂亮！这些树中有一棵已经不能算是有生命的树了，它直直地倒在地上，连根都拔起来了。在它过去立着的那块地方，这棵新的栗树将会被栽进去，生长起来。

到目前为止，它还是立在一辆沉重的车子里。是这辆车子今天从许多里以外的乡下把它运进巴黎来的。在这以前，有好几年，它一直是立在一棵大的栎树旁边。一位和善的老牧师常常坐在这棵栎树下，讲故事给那些聚精会神的孩子们听。这棵年轻的栗树也跟着他们一起听。住在它里面的树精那时也还不过是一个孩子。她还记得这树儿童时代的情景。那时它很小，还没有草叶或凤尾草那么高。这些草类可以说是大得不可再大了，但是栗树却在不断地生长，每年总要增大一点。它吸收空气和太阳光，喝着露水和雨点，被大风摇撼和吹打。这是它的教育的一部分。

树精喜欢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太阳光和鸟儿的歌声。不过她最喜欢听人类的声音。她懂得人类的语言，也同样懂得动物的语言。

蝴蝶啦、蜻蜓啦、苍蝇啦——的确，所有能飞的东西都来拜访她。他们到一起就聊天。他们谈论着关于乡村、葡萄园、树林和皇宫——宫里还有

一个大花园——这类的事情。这些东西之中还有溪流和水坝。水里也住得有生物,而且这些生物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从这里飞到那里。它们都是有知识、有思想的生物,但是它们不说话,因为它们非常聪明。

曾经钻进水里去过的燕子谈论着美丽的金鱼、肥胖的鲫鱼、粗大的鲈鱼和长得有青苔的老鲤鱼。它把它们描写得非常生动,但是它说:“最好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不过树精怎样能看到这些生物呢?她能看到美丽的风景和忙碌的人间活动——她也只能满足于这些东西了。

这是很美丽的事情。不过最美丽的事情还是听那位老牧师在栎树下谈论法兰西和许多男人和女人的伟大事迹——这些人的名字,任何时代的人一提起来就要表示羡慕。

树精听着关于牧羊女贞德^①的事情和关于夏洛·哥戴^②的事情。她听着关于远古时代的事情——从亨利四世和拿破仑一世,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和伟大的事迹。她听着许多在人民心里引起共鸣的名字。法兰西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是一块抚育着自由精神的理智的土地。

村里的孩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树精也聚精会神地听着。她像别的孩子一样,也是一个小学生。凡是她所听到的东西,她都能在那些移动着的浮云中看出具体的形象。

白云朵朵的天空就是她的画册。

她觉得住在美丽的法国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她也觉得鸟儿和各种能飞的动物都比她幸运得多。甚至苍蝇都能向周围看得很远,比一个树精的眼界要大得多。

法国是那么广阔和可爱,但是她只能看到它的一个片段。这个国家是一个世界,有葡萄园、树林和大城市。在这些东西之中,巴黎要算是最美丽,最伟大的了。鸟儿可以飞进它里面去,但是她却不能。

这些乡下孩子中有一个小女孩。她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非常穷苦,但是她的样子却非常可爱。她不是在笑,就是在唱歌;她喜欢在她的黑发上插一朵红花。

“不要到巴黎去吧!”老牧师说。“可怜的孩子,如果你去,你就会受到

① 贞德(Jeanne d'Arc,一四一二—一四三二)是法国的女英雄,曾领导法国人对英国抗战,后来被英国人当做巫婆烧死了。

② 夏洛·哥戴(Charlotte Corday,一七六八—一七九三)是法国大革命时一个女战士,于一七九三年被绞死。